

争春园

第一回 升平桥义侠赠剑

话说汉朝有一世宦，洛阳县人，姓郝，名鸾，字跨凤。他父在日，曾授镇殿将军，母亲吴氏诰命夫人。不料父母双亡，又无兄妹。这郝鸾生得面如重枣，两道浓眉，身長七尺有余，肩宽背阔，勇力过人。若论诗词歌赋，可以成篇；武艺刀枪，件件皆精。生平性格超凡，他父母所留百万家资产业，怎当得他专拿来交天下豪杰。而且济困扶危，挥金如土，不上几年，家资净费。不意房屋又遭天火而焚，家人奴仆各自散去，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随。思想再造房屋，无有银钱。虽有些相好捐资，郝鸾不肯受人分文。只得与家人住在祠堂之中，每日演习武艺而已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一年有余。时至降冬天气，大雪纷纷。适有朋友请至城中，饮酒赏雪，至晚方回。出城归来，那雪更大，风狂迷眼，房舍如银装砌的一般。这郝鸾冒雪而行，刚到升平桥边，上桥行走，耳内听得说卖剑，连叫几声。那郝鸾听了“卖剑”二字，他便住了脚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道者，头戴铁冠，身穿玄色道袍，手捧三口剑。这郝鸾走向道者面前，将手一拱，言道：“道翁手内宝剑，可借与弟子观看否？”那道者把郝鸾上下一看，便说：“壮士，你要看贫道的宝剑么？”郝鸾道：“正是。”道者说：“这大雪纷纷，却怎好看？可去背雪之处，方才好看。”郝鸾道：“此处离舍下不远，请老师到舍下去何如？”道者道：“怎敢造府。”当下二人踏雪到祠堂，见礼坐下。郝鸾问道：“老师仙居何处？宝剑何名？”道者笑言：“贫道游于四方，遍访天下的好汉。贫道姓司马，名傲，别号臬臬子。壮士可是郝跨凤么？”郝鸾闻言，吃惊说道：“弟子眼内无珠，多有得罪。”郝鸾与道者又重见礼坐下。司马傲道：“公子要看贫道的宝剑吗？”遂双手捧着递与郝鸾。郝鸾接过剑来，掣出剑鞘，只见那剑光华夺目，霞彩惊人。遂摘一根头发放在剑口上，便吹一口气。那发即两段，真乃吹毛利刃之宝。三口宝剑，郝鸾一一看过，爱之不尽。言道：“弟子不识，三口宝剑何名？请问仙长指教。”司马傲道：“公子不必相问，只看剑靶上三个字便知其名。”郝鸾复又掣剑出来看，三口剑上，字甚是明白，一名“龙泉剑”，一名“攒鹿剑”，一名“诛虎剑”。看毕，便问道：“请教仙长，每口价银多少？”司马傲道：“每口要紫赤金一千两，也不为多。”郝鸾道：“弟子手内乏钞，买不起，真正得罪，望仙长恕罪。”司马傲道：“公子此言差矣！大丈夫志在四方，怎说‘买不起’三字？贫道看公子尊品，非等闲之辈，日后必有大富大贵之兆。古人说得好：‘宝剑赠与烈士，红粉送与佳人。’若公子有爱剑之心，贫道三口宝剑俱送公子何如？”郝鸾道：“仙长是取笑小生了。”司马傲道：“怎敢取笑公子！但公子终身富贵，俱在此剑上出。只是公子只用一口，那两口另有英雄用他，贫道烦公子访寻好汉，若有比公子强些的，便可赠他，日后做得一番事业。”郝鸾道：“蒙仙师指教，又赠宝剑与弟子，但不知英雄出于何处？”司马傲道：“此处无人，可去河南开封府寻访，那时自然遇见奇异义气之人。但贫道理当奉陪前去才是，奈贫道还有些正事。”言毕，起身就走。

玄色——黑色。

造府——到府上去。造，前往；到。

烈士——古代指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。

那郝鸾谢之不尽，又留他不住。那司马傲临别之时，说道：“公子，千万莫负贫道这三口宝剑。”郝鸾点头相应，言道：“弟子谨依师命。”拱手而别。郝鸾见司马傲是个高人，却也不敢违他吩咐，就与老家人商议道：“由此到河南开封府去，路途遥远，盘费全无，怎生去得？”老家人道：“大爷虑得极是。且把今岁过了，到明岁开春时节再作区处，那时待老奴慢慢作法。”郝鸾依言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到岁暮，除夕已过。正是：

诗曰：

爆竹一声催腊去，梅花几点送春来。

郝鸾过了元宵佳节，又对老家人说：“正月将终，我要行走动身出门，你还是怎样替我作法？”老家人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得与那些受过大爷恩惠的，与他们借些盘费、衣服、行李才好。”郝鸾道：“怎好与他们启齿？”老家人道：“相公不必开言，等我与他们说便了。”郝鸾道：“你可就去请他们来。”

那老家人去不多时，请有四十多位人来，到祠堂中与郝鸾见礼，礼毕，依次坐下。只见众人齐道：“大爷呼唤，有何吩咐？”郝鸾只不开口。老家人在旁说道：“我家大爷请列位到此，并无别事，只因要到河南开封府去。有一亲眷，几年未曾望看，前日有信到此，请大爷前去走走，奈路途遥远，欠缺盘费、行李、衣服。想来想去，并无别处作法。转是老奴思想到列位身上，大家量力帮助，日后加利奉还，所以请列位来一同商议。”那众人道：“我等蒙大爷天高地厚之恩，尚且无以可报。”内有一个说道：“我的父母承大爷多少恩情！”又有一人说道：“我们有了官司，要大爷救出来，大恩未报。”众人又说道：“我们的家私，情愿与大爷分用。”郝鸾道：“列位若出此言，我就当受不起，连帮我盘费不敢领了。”众人见郝鸾如此，便道：“小弟说话，一时唐突，大爷休怪小弟们。”众人又说道：“我们等大爷动身，我等量力而行便了。”郝鸾说：“承列位雅爱，容日自当拜谢。”众人告辞说：“小弟们权且告退，明日即当送上。”郝鸾道：“真真蒙情。”送众人出门，长揖而别。

且说众人到一个僻静所在，共同商议道：“这郝兄是个大丈夫，来日是他出门，况且没有向众人开口说过借贷的话，今日我等大家开了名字，一一凑出程仪。”有送二两的，也有送一两五钱的，也有多少不等，登时写了六十多两银子，还有些人未曾开写，众人各自散去。到次日，总凑一堆，俱到郝家。众人道：“蒙大爷吩咐，小弟们不敢违命。”遂将银子并各人名字开单放在桌上。郝鸾道：“我实不过意，蒙各位厚情。”众人道：“小弟理当奉敬，怎当得此话！”大家朝上一揖，躬身而散。郝鸾的家人把银子单帖收了。次日，还有好些朋友，听见郝鸾要去开封府，齐来帮助。郝鸾一一收了，共有二百多金。叫家人去备了行李、衣服，又雇得几个牲口。郝鸾又谢了众人，择了二月初二日起程。众人备酒与他送行。直到初一日，郝鸾买了三牲，拜辞宗祠。又到坟前，祭辞父母。当晚，用了夜饭，又取几两银子与老家人，又拜托众朋友照看老家人。次日天明，用过早饭，吩咐老家人：“我去之后，用心照应门户，多则半年，少则两三月就回来了。”老家人说：“不须大爷

程仪——指路费。仪，一般指礼物。

三牲——古代祭神用的牛、羊、猪。

吩咐，自然晓得。只是大爷路上须要小心。”便把行李牲口备办成了。郝鸾将银子收在身边，腰中挂了龙泉剑，那两口宝剑，收在行李之内，跨上牲口，主仆洒泪而别，投河南开封府而去。

一路晓行夜宿，非只一日，那日到了河南开封府。进得城来，寻了下处，进了客店，便叫人搬行李进店。小二拿了一壶茶来说：“相公用饭？”郝鸾道：“取来。”小二取了酒饭，郝鸾用过，小二收去，一宵已过。到了次日，郝鸾来到街坊，寻访英雄。虽有几个人，入眼不上。又访几日，并无一人。一日，站在店门口，便问小二道：“这里可有甚热闹所在玩玩吗？”小二道：“相公要玩去，出了西门，不上二里路，有一争春园，里面百花开放，何不去饮酒散闷？”郝鸾闻言，此处却有玩处，便将房门锁上，叫小二看好了房门：“我去去就来。”

郝鸾出了店门，奔争春园而来。一路见玩的人，三三两两而去。郝鸾随了众人，行走有二里多路，远远望见园林，只见挂着一面白粉的招牌，上写“争春园”三个字。内里共三十多座亭台，两边数不尽的楼阁，当中有一小亭，上写“四贤亭”三字，郝鸾便走上亭来。当中放张八仙桌子，八张椅子，郝鸾就在椅上坐下。只见一个书僮扫地，他便放了笤帚，在炉上炮了一盖碗细茶，捧到郝鸾面前，叫声：“爷，请茶。”郝鸾认是园内倒来的茶，一饮而净，将碗放桌子半边。那书僮又到面前：“爷还是吃酒，还是游玩？”郝鸾道：“你问我则甚？”书僮说：“非是小人放肆，这亭子是我家定下的，爷若用酒，请去别处，恐怕我家爷来责罚小的，故此得罪爷。”郝鸾道：“说得有理，少刻就走。”

小僮依旧扫地，不一时那书僮跪到郝鸾面前说道：“家爷来了，请爷速行。”郝鸾因他照会过的，立起身要走。那位长者早已进来，头带金线方巾，身穿大红直缀，足下绫袜珠履，花白胡须，年方六十以下。后随一位书生，头带片玉方巾，身穿天蓝直缀，足下珠履绫袜。后跟二名管家，抬了食盒。那老翁见郝鸾头带红巾抹额，淡红箭衣，麂皮靴子，面如重枣，两道浓眉，气象昂昂，威风凛凛。那老翁爱之不尽，想道：“天下还有这等英雄！”笑嘻嘻拱手上前，说道：“老夫欲与兄一叙。”便到阶前一手挽住郝鸾。郝鸾连忙欠身说：“晚生惊驾，望大人恕罪。”二人到亭子上，见礼坐下。小童献茶。那老翁道：“足下不是开封府人，贵处何方？”郝鸾道：“晚生乃洛阳人氏。”老翁道：“兄是洛阳人，老夫有一相知，兄可认识否？”郝鸾道：“不知大人相知是何人？”老翁道：“老夫相知之人，声名浩大，世人都称他为‘小孟尝’。此人交结四方朋友，名叫郝跨凤。他父在日，曾与我同盟，况又同僚，兄可知否？”郝鸾闻言，道：“小侄郝鸾不识金面，多有得罪。”老翁惊道：“原来是跨凤贤侄！”站起身来重见一礼。郝鸾道：“老伯高姓大名？”老翁道：“姓风名竹，字名山，曾授太常寺少卿，因有病辞职。”又指那书生道：“此是小婿，姓孙名佩，字玉琢，他父亲曾做武昌府，亦与令尊同盟。”郝鸾道：“先父在日，曾向小侄言过，不知老伯今日驾临在此。小侄孤身路远，少来与老伯孙世兄候安聚会。”孙佩道：“真乃幸遇，望兄恕罪。”郝鸾起身，辞别道：“小侄失陪。”风公与孙佩道：“今日幸会，连请也请不至，怎出此言？”郝鸾道：“怎好叨扰？”那风公道：“请坐。”

孟尝——即田文，战国时齐国的贵族，号孟尝君，门下有食客数千。

同僚——旧时称同在一个部门做官的人为同僚。

不上一会，摆下酒席。那风公请郝鸾首坐。郝鸾道：“老伯请上坐，小侄怎敢上坐。”孙佩道：“郝兄是客，家岳是主。哪有主人僭坐之礼？”风公又道：“小婿言之有理。”谦逊一会，郝鸾只得告坐，风公对坐，孙佩横坐。

家人送酒上来，吃了几杯，只见两乘大轿到来，跟随仆妇们，竟奔四贤亭上来。家人向风公道：“夫人小姐到了。”风公道：“请他们往浮山亭去吧，此处有孙姑爷，在此不便。”家人领命，叫那轿子抬到浮山亭，转弯抹角去了。郝鸾道：“小侄有屈老伯母、世妹了，今日礼该拜见，恐其不恭，唐突不便，明日到府去见礼罢。”风公道：“明日少不得过来，奉请到舍下叙谈。”又敬了几杯酒，各谈些闲话。又见孙佩谈些诗文，郝鸾谈些武艺，谈得甚是投机，风公大悦。

正谈得高兴，下面又到了一起人。先一位头带方巾，身穿大红直摆，面麻无须，足穿粉底乌靴。左首一人，面麻有须，儒巾儒服打扮。右首一人，不上三尺，也是一样儒服方巾，后跟有二十多名管家。风公孙佩吃了一惊。不知这人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争春园英雄救人

话说那位公子，同了两个帮闲的，正到园中之时，朝四贤亭一看，低言向二人说道：“老鲍，你看亭子上面，却是老风同了孙佩在此。我大爷正要寻他，今日却好撞见，待我抓他下来，打他一顿，与我大爷出气。”那矮子道：“这却不可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对公子低言道：“门下才听得有人说，他家夫人、小姐也在园内玩耍。大爷可将打手传来，抬一乘小轿伺候抬风小姐。况且那同坐的汉子，却是个精壮之人，此时动手，恐那汉子动气。此刻我们人少，等打手到此，人多势众，不怕那人。再把风小姐抢去，与大爷完姻就是。老风与孙佩告状，门下做个硬保，就到官，官不敢断离。不知大爷意下何如？”公子道：“老石的计策甚好。提起孙佩，夺我婚姻，恨不得食他之肉，方泄我恨。”那姓鲍的说道：“大爷不必性急，少不得处治他。”公子点头，叫家人回府，叫齐打手快来，公子同鲍、石二人，往雪浮亭等去了。

且说风公、孙佩，见三人去了，风公对孙佩说道：“早知遇见此贼，不来到也罢了。”郝鸾看他郎丈二人低言细语，面上失色，有些惧怕之意，便问道：“方才面麻之人是谁？”风公道：“不瞒贤侄说，老夫与他，不知哪世的冤仇。此人姓米名玉，字斌仪。他父乃当朝宰相，名叫米中立。那长汉，姓鲍名成仁。那个矮子，姓石名谈，只因他生得矮小，人人叫他石敢当。我无子侄，只生一女，名栖霞，今年十六岁。虽没天姿国色，却也端正。米斌仪访知小女才貌好，叫鲍成仁、石敢当二人前来做媒。我想米中立是个奸臣，日后有祸，况且他儿子米斌仪，生得丑陋无才，倚他父亲之势，信鲍石二人引诱，所为皆不公不法之事，又强占民间妇女，用强夺人田地，无所不为，无法无天。虽有地方官，不敢拿他。老夫所以不允。他见前月小女许配孙佩，米斌仪闻知，甚是不悦，屡与我翁婿不对。况我年已六旬，小婿书儒，不和他作对，屡屡受他之气。今日来此地，仇人窄路相逢，恐吃他的苦了。”孙佩道：“米家打手甚凶，而且岳母在此不便。”郝鸾听了，怒道：“开封府内，怎容此人！若论别的，不敢领教。若说打字，小侄最喜的。有小侄在此，他也不敢来打。他就是来打，总在小侄身上，不怕他，老伯放心。”风公道：“虽然如此，贤侄如此打得许多人？”郝鸾道：“非是小侄夸口，有名的好汉，也不知见过多少，何况这一般鼠贼！”风公和孙佩见他如此说来，却不好再说惧怕，只愁在心。三人又饮了几杯酒。

且表米府家丁吩咐开园的道：“我家公子，与那四贤亭上风公作对。”店主人听了，叫小二和那些饮酒人说明，今日米公子抢风小姐，打那老风与孙佩。那些人听了，谁敢管事，尽都散了。风公在亭上，见众人纷纷四散，心内着急，又不好催郝鸾动身。那店小二忙忙的收拾碗盏，恐怕打碎。走堂收拾桌椅，小二捧着碗盏往后走。方才转弯，不防有人在此解手，站立身来才把裤子摠好。小二不曾提防这人，将碗撞在地下，油汤油水泼了一身。那汉子说道：“亡八畜的，你家死了人！这等慌忙，油汤浇我一身。”小二一看，吃了一惊。见此人身长九尺，就象钟馗一般，白布扎头，青布箭衣，足下着一双皮靴。小二连忙赔罪道：“小人因米府要抢风小姐，恐其相打，收拾家伙忙了些，多有得罪。碗盏打碎，总是小人晦气。”说毕，拾起碎碗便走。那人挡住道：“你把话说明再走，也不要你赔衣服。若说不明，俺就打死你这狗头。”小二道：“我的爷，莫动气，待我说与你听。我说这开封府姓风的，曾做太常寺少卿，生下一女，十分美貌。有姓米的，他父是朝中宰

相，他公子要与风家求婚，风公不允，将小姐许了孙佩，米家心中不悦。今日那风爷同孙相公，又有一红面人，在四贤亭吃酒玩耍，他夫人、小姐在后亭游玩，米公子看见了，叫许多打手要抢风小姐。我家店主恐怕打碎家伙，故而收拾。爷是外路人，不可在此处，龙蛇混杂，恐有不便，请爷出去吧。”那人道：“天下有这事，你去收拾家伙。”你道那人是谁？乃京都顺天府人，姓鲍名刚，号子英，有个别号“披头太岁。”这人性情粗鲁，他祖父曾留万贯家资，被他尽纳交天下英雄。无心在家，每日闲游闹市，惯打不平之事。那日街上有个坐地虎，叫做王命，父子、叔侄、兄弟九人，专放利债，与人吵闹，遇老鲍性起，打死王家五人，逃到开封府。闻有争春园热闹，进园来游玩饮酒。听了小二之言，心中不忿，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要抢良家女子，俺且看那红面汉子，可能保他翁婿否？”走到四贤亭一看，见郝鸾在那里用酒，如一只猛虎。鲍刚暗想：“此人勇壮，可保二人了，我不必在此，且往浮山亭去保那女眷要紧。”转过弯，只见门后一条门闩，拿了悄悄的躲在后亭，等米家人抢小姐之时，好动手打他。

且言米公子生性好狠，养一班亡命在家，以为羽党。有十个最狠的，总有别号：

猛似虎的项羽，爬山虎的樊哙。

摸着天的王剪，金头太岁章邯。

银须金刚廉颇，五花蛇的李牧。

黑天王伍明甫，铁头和尚卞庄。

笑面虎白起，有勇无谋袁达。

还有八名好汉，比做恶星：

天将星金白礼，灾害星的卞元。

天力星的方腊，岁杀星李元甫。

官符星的周瑞，吊客星的毛进。

岁寇星的詹常，白虎星邹成文。

这十八条好汉，领头走进，后跟乃三十多人，都到争春园赌胜。到园内雪浮亭上来，见米公子，说道：“大爷呼唤小人等，哪处使用。”石敢当道：“列位，并无别事，只因孙佩占了大爷的亲事，那风竹先受过大爷财礼，有我同鲍兄为媒，后又许孙佩。今日夫人、小姐、风竹、孙佩，俱在此园游玩。列位把小姐抢回府，再辱打孙佩、风竹二贼，事成之后，重重有赏。”那些人道：“风竹如此欺心，古人云：‘一个女儿，吃不得两家茶。’先许大爷，又许孙佩，其情可恶，其理不通。总在我们身上，代与大爷出气。”一个个脱去衣服，穿扎停当。鲍成仁叫小二拿酒饭与众人壮威。那石敢当道：“哪几位到浮山亭去抢小姐，哪几位到四贤亭打孙、风二人？”金白礼道：“我领数人抬轿往浮山亭去。”

此时，园内门已闭了，米公子领一班凶人来打风公、孙佩。风、孙二人看见，如木雕成，目瞪口呆。孙佩说声：“不好！打得来了。”郝鸾见米家打来，想道：“我先夸过口的，如今已打将来，料风、孙二人，必遭毒手，不免乘势打他们一顿，一者保他二人，二者显我武威。”郝鸾向风、孙二人道：“老伯与贤弟莫怕！有我在此。”把头巾按了一按，衣角摁在带内，四下一望，并无帮手之物，挺胸站在亭前，道：“有我在此，谁敢上来。”石敢当道：“红脸的汉子，不识时务，米相爷公子在此，快快下来，免你死罪。”郝鸾道：“哪个叫米斌仪？”米公子听叫他名字，便向前说道：“你这狗头，

敢叫我大爷名字。”郝鸾道：“你这麻狗头，敢在此纵横。”米公子大怒，便挽衣袖上前。郝鸾想：“我不免先下手打他个厉害。”米公子才要打来，郝鸾两条腿如飞风一般，把米公子右手用左手压下，翻上右掌打来。米公子说声“不好！”闪不及，打在腮上，滚将下来。鲍成仁、石敢当二人上前扶起，说道：“大爷站稳，怎么滚下来？”米斌仪连话也说不出，只是乱张嘴。石敢当急道：“快些！快些！大爷下腮被狗头打下来了。”典韦上前用手捧住，往上一凑。半晌，米公子道：“这贱狗头好打呀，哪个代我把狗头抓下来，赏他银两。”有爬山虎樊哙，手持两根锡头棍，上前将手举起打来。郝鸾伸手捏住他的七寸子，举起腿来，往肚子上一脚。樊哙走不及，早已跌倒，两根棍子早被郝鸾拿在手内。项羽等人见樊哙跌倒，心中大怒，一齐上前。郝鸾手起棍落，打得一个个跌下。也有打断脖子的，也有打破头的，哭哭啼啼，哀声不止。鲍成仁又叫人回府再叫些打手来帮打。

且说那十个凶神去抢风小姐，恰恰遇着狠太岁。不知怎样相打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雪浮亭豪杰助阵

话说金白礼等统领多人，个个争光，当头李元甫，一脚将小门踢开，正遇夫人小姐饮酒说话。忽见一汉子把门踢开，仆妇看见，骂道：“此乃女眷之处，你是哪里来的冒失鬼，胆敢进来窥看！”李元甫喝道：“我把你这贱人，如此大胆！”提起拳来，将仆妇一掌打在地下。三十多人，俱往里拥，把个夫人、小姐吓得魂不附体，无处可逃。李元甫把小姐抓住，往外就走。

且说鲍刚听了小二之言，躲在浮山亭后，等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好不心焦，便睡着了。耳边听有喧哗之声，方才惊醒。便爬起来，提着门闩急急走出，又见那些人啰唻。那鲍刚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便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你这班狗头，谁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！有我在此，谁敢在此动手！”那班打手正高兴之际，忽跑出一个汉子来，吃了一惊，众人问道：“你这汉子，敢来管我们闲事。”鲍刚哪里容得，举起棍子便乱打来。那些打手，先还可撑持，后来没一个敢向前。卞元见势头不好，把小姐抢出来往轿内一推，轿夫即便飞跑去了。风小姐如死的一般，却也不知人事。

且说众人抵挡不住，只得退下去，却不知鲍刚紧紧相随不放。众人跑到米斌仪面前，叫道：“大爷快走，后面那黑汉子赶来了。”又有一人说道：“那小姐已被卞元抢入轿子去了。”话音未了，那鲍刚早已到来，犹如凶神一般。耳边听得人说小姐被卞元抢上轿去了，及到面前，听见米公子说：“风老儿怎请得这狠人在此？”石敢当道：“大爷快快走罢。”那米公子与众人一齐往后面跑去了。郝鸾亦追赶到来，见一个黑汉子。郝鸾对风公道：“老伯还不走，等待何时！”那风公、孙佩、众家人随着郝鸾走来，当面撞着鲍刚，鲍刚便叫道：“红面朋友，俺和你打到这狗男女家去！”郝鸾问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可知抢小姐在哪里？”鲍刚说道：“小姐是米家抢去了。”郝鸾见鲍刚出言吐语，便知他是个有勇无谋之人。便说道：“俺竟不知小姐竟被他们抢去了，我与你将小姐赶回来才好。”鲍刚听说，道：“既如此，俺与你急行快走便了。”郝鸾依言，一同出了园门，向前赶去。风公着家人将夫人抬回府，又命几个家人跟了。那孙佩也着三四个家人跟随。不言风公与家人同回府料理。

且说郝鸾、鲍刚出了园门，一直赶到前面，远远望见一乘小轿，他二人急急赶那轿子。再说米贼家人石敢当、鲍成仁同众打手见小姐的轿子抬动了身，他们就一哄四散走了，只有卞元、金白礼十余人，跟随轿后。看见二人赶来，又抵挡不住，又不敢擅自将小姐的轿子丢下。况在荒野之中，无处躲避，只见前面有所庙宇，众人将轿子抬进去躲避，转弯抹角，急急地抬进，把山门紧紧闭上，指望米府有人来帮助。郝鸾、鲍刚已急急赶上，不见轿子与众人。鲍刚说道：“这庙门关着，想必这贼囚躲在里面。”便抬起腿来，往山门就是一脚。一者那庙年深日久，山门已损坏了！二者鲍刚的力大，只一腿，有千斤之力，那损坏的山门被他踢下来了。众人听见门响，见事不好，只得把轿子丢了，躲往后面，就把后面矮土墙推倒，一个个都跳过墙溜回家去了。

郝鸾、鲍刚进了庙门，往后面寻来，见众人往墙外爬跳，鲍刚拿着门闩赶来。郝鸾见轿子在此，忙把轿帘掀起，见小姐在内，便大叫：“好汉不必赶他，小姐在此。”鲍刚听得风小姐在此，方才转身，口中骂道：“这班打不死的狗头，我鲍爷爷权且饶你们性命，改日再与你们算帐！”便转回身，

与那郝鸾拱拱手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与风家是亲否？”郝鸾答道：“并不是亲。不过是一面之交，见此不平之事，所以助力。”转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何人？”鲍刚道：“我是个游玩之人，见米家行凶抢风小姐，所以抱个不平，打这班狗头。”郝鸾想到：“此人倒有几分义气，莫非他是司马傲指点于我？此人如此猛勇，也未可知。”正要通姓名，忽有风、孙二家的人到，说道：“方才不是两位爷勇猛，焉能抢得小姐回家？”众人急送小姐回府，风公与夫人见了，拜谢感恩不尽。夫人叫丫头送小姐上楼去。小姐心定，诉说今日在园中披此险害事情，若非郝鸾与那汉同往追转回家，焉得完聚。风公意欲要酬谢他二人，又想：“今日他在孙家住歇，明日我再设宴请他致谢。”

不言风公，再说孙佩，跑到家中，魂不归体，汗水长流，不知岳家好友郝鸾的消息。正在焦躁，忽见随去家人进来禀道：“小人奉相公之命，请了二位爷来，现在门外。”孙佩闻言，即整衣出大门相迎。二位到大厅，见礼坐下。茶罢，孙佩躬身道：“适间若不是二位虎威，险遭毒手，几乎性命不保，就问此位高姓大名，贵处何方？”鲍刚见问，便答道：“是顺天府人氏，姓鲍名刚，字子英，世人见弟粗疏，称号‘披头太岁’。前因本籍见市上有一件不公的事，欺害人民，俺一时起气，打死王家父子叔侄五人，街上没有阻挡拿我，我只得逃走在这一带。不料今日遇了米家行凶，俺见了打抱不平，幸遇此位相帮，方才救回风家小姐，打散众人。又蒙兄雅爱相召，造府不当。”指着郝鸾道：“此位是个义气英雄，不知高姓大名？”郝鸾想：“这鲍刚是个直汉，说话不隐己事，倒是个豪爽的汉子。”便回道：“在下洛阳人，姓郝名鸾，字跨凤。”鲍刚听见，大惊，问道：“尊兄莫非就是小孟尝？”郝鸾道：“不过世人乱称，怎么就当得其名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闻兄虎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得会，真天幸也。”孙佩暗想：“谅米家不能开交，不若与郝鲍拜了生死弟兄，养他二人在家，若米府复来寻事，有他二人在此，却也不怕他怎样，待完姻之后，带着岳父岳母家眷同到洛阳，借郝鸾之势。况这鲍刚，又本犯法，逃在此地，亦可同一处避患。”又想：“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功名得意，那时回籍，米家却也把我莫奈何。”便言道：“小弟是个书儒，欲忝在二位兄长名下，结个金兰好友，不知二位兄长可肯提携否？”郝鸾未及开言，鲍刚跳起身来，说：“妙极！妙极！小弟亦有此意，就拜过朋友，也是件美事，又是五伦之内。”郝鸾道：“小弟是个愚夫，怎敢高攀？”孙佩见他二人依允，叫家人捧上饭来，三人共吃完了。吩咐家人，备办三牲、香烛、纸马、元宝，设圣帝位。各叙了年庚、日月。郝鸾是二十五岁，鲍刚是二十岁，孙佩是十九岁。郝鸾在长，鲍刚第二，孙佩第三，各各盟誓，情愿一同生死，永远不负此言。三人拜毕。不一时摆上酒席，三人畅饮不言。

再说米斌仪领一班羽党到府中，米斌仪骂道：“你们这班无用的狗才，那样一个人打他不过，要你们这班人做什么！”忽见金白礼、卞元跑回府中，呼呼气喘，说：“好不凑巧，小人们抢得风小姐上轿，抬了已到半路，谁料红黑二贼追来，夺回去了。小人们好不着急，无人帮助。”米公子听了此言，越发动气。鲍成仁等却不敢多言，那众打手虽然吃了苦，却不曾伤人。那些被打受伤之人，各归房去医治。那不曾受伤之人，俱低头不敢言语。那

忝（tiān，音舔）——谦辞，表示辱没他人，自己有愧。

金兰——指结拜兄弟。语出《易·系辞上》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（xiù，指气味）如兰。”一般指友情投合。这里是引申义。

石敢当猛然叫：“大爷休得如此纳闷。据门下细细想来，叫做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依门下主意，再齐些打手与家丁，竟到孙佩家去，把孙佩抢到府中，锁在书房细细拷打，那才可出大爷一口毒气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米公子说：“先日打输了，如今打复仗，谅也不能全胜。”石敢当笑道：“先在争春园有那两个野汉相帮，所以不利，如今难道还有两个人相帮不成？”米斌仪说道：“老石说得甚是，须要个认得孙家的人引路方好。”石敢当道：“门下认得孙家，愿为引路。”米公子道：“今日已晚，你们且歇宿，明日前去便了。”

次日，天还未明，米公子传齐家人、打手，到孙家去。你看那些打手，捆扎的捆扎，吃酒吃饭的吃酒饭，好不高兴。独有鲍成仁奸猾，全不做声。看见石敢当面带晦气色，又有黑色贯顶，双眼泡上带着土色，他这一去不知死活如何，与昨日大不相同。自思自想：“恐凶多吉少，况在禁城之内，撺掇米大爷抢风小姐，不想天理难容，却遇见两个英雄打得大败亏输。今日又撮合大爷打孙佩，这些件件违条犯法，将来不得干休。我不免假装头疼，可避得此祸。”想罢睡在床上，只叫头疼，不能起来。米公子闻听，心中想道：“昨日费了精神，今日头疼，留他在家睡罢。”不一时，打手挽扎停当，共有五十多人。石敢当在前引路，竟奔孙家来了。此一回，有分教，打得孙家七零八落，人离财散，这叫做：“清清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松林内仙长指迷

话说石敢当辞别了米斌仪，领了众人，一路雄纠纠狐假虎威打奔前来，早到孙家门口，说道：“列位，此处是孙家了。你们进去时要勇猛争先，把孙佩抢到府中，自在重赏。”此时孙家大门开着，却不曾提防米家打来。石敢当就进大门，又吩咐道：“恐孙佩逃出去，诸位进来时须把大门关了。”众人依言。

且说郝鸾、鲍刚、孙佩三人饮酒已毕，各自安歇一宵。到了天明，梳洗已毕，忽见家人忙忙跑到面前叫声：“大爷，不好了！祸事到来，今有米府带领多人打来了！”郝鸾道：“哪个米府打来？”家人回道：“就是昨日在争春园抢风小姐的米斌仪家的。”话犹未了，石敢当早已到了阶前，大声叫道：“孙佩你这狗头，躲在哪里？”孙佩闻言，唬得魂不附体。那鲍刚因昨晚用酒多了几杯，还未醒呢。听得家人说米家打来，哪里容得，忙站起身，按不住心头火起，也不开言，走向前来，一把将石敢当抓住，凭空举起，大喝：“你这狗头，可认得太岁爷爷！”石敢当不防他在孙家，一把被他提起，方知是昨日在争春园的黑汉子，便哀求道：“小的们不知爷在此，多有得罪，求爷放了小的，以后再不敢打孙家了。”鲍刚道：“你这狗头，叫做石敢当么！”石敢当道：“这都是别人叫我的。”鲍刚道：“每每看见巷口立着一块石头，上刻‘太山石敢当’，你叫石敢当，毕竟你这狗头是个坚固的，俺把你这颗头在石上撞下，看是如何！”鲍刚见厅上有个石墩，便把石敢当头朝下脚朝上，尽力往石墩上一撞。可怜人头怎比得石头？那时石敢当脑浆花红一齐迸出，一命呜呼死于地下。那些打手见石敢当死在地下，齐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打死人了！”一齐喊声不绝，一拥上前，要捉鲍刚。内中一个家人名唤米兴，有点本力，认定鲍刚打来，鲍刚闪过一边，飞起右脚，照裆踢来，米兴闪不及，早被鲍刚踢倒在地，气又绝了。众人道：“又打死一个了，还不拿他到官，等待何时。”一时有二十多人上前，捉拿孙佩。郝鸾见鲍刚打死二人，被众人围住，正欲上前帮助，又见众人打来，恐孙佩被捉，便把孙佩遮在背后，双拳挡住众人。郝鸾虽然拳棒精通，但人多难挡，况这班人都会打的，顾前顾不得后，早离开几步。内中有个家人眼快，便闪在一边，去捉孙佩，孙佩家人救时，又被米家家人挡住，米家家人一把抓住孙佩，挟在身边往后门去了。郝鸾不见了孙佩，谅孙佩不能脱身，想道：“后去救孙佩，先帮鲍刚打散那班家人。”奋力打去，打得七零八落，哀声不绝。欲往外跑，门又关了。众人道：“总坏在石玉嘴里，只管叫我们关起门来。”众人要命，一齐将门撮开，跑的跑了，跌的跌了。鲍刚赶来，又踢死几个，余者散去。郝鸾回头不见孙佩，只见尸横满地，鲍刚四下里找寻孙佩不表。

却说米家家人将孙佩挟到府中，喊到：“不好了！打死了多少人了！”米公子见把孙佩抢来进府，又听得众人喊叫打死人了，便问道：“打死哪一个？”众人道：“岂知孙佩将昨日两个凶徒留在家下，石相公不曾提防，被黑汉提起脚，头朝下，往石墩上一撞，撞死了。小人见了正要打他，有米兴争先，米兴又被他踢死了。还不知打伤多少人，小人见事不好，先将孙佩抢来。不知打得怎样。”话犹未了，这班被打之人，一一跑回府了。米公子一看，只见众人皆受大伤，有的打断肩膀，有的打破了头，也有的打断了鼻梁骨。一个个呼疼叫痛，血流满地。米公子大惊，就道：“如何这班狠打！”此时鲍成仁听得石敢当已被打死，暗说：“我也算得个相士，我看石敢当面

黑而滞，必死无疑。方才我不曾去，若去了，难免此劫。你自送死，非我不曾去。”想罢起身走出房来。米公子见鲍成仁出来，便道：“石敢当被人打死，这便如何是好。”鲍成仁见众人少了一大半，问：“石玉带了多少人去？”米旺道：“连我与石相公共五十八名。”鲍成仁点数，只二十二名，共打死三十六人。米公子道：“孙佩家藏凶徒，就打死我大爷家多少人，且吊起打他一番出气。”众人正欲动手，鲍成仁说：“不可乱动！若孙佩不曾打伤人命，吊打他一番也不为过；如今他家隐匿凶徒，打死三十六人，理应送官，当堂治罪。若私下打他，到官之时，他就有话说。”米公子道：“老鲍说得有理。”即写了名帖，使家丁送与祥符县去。去不多时，就来了四个公差，便把孙佩带往县前去了。米公子赏了差役。又有石敢当妻子，听得丈夫被人打死，就写了一纸状子，亦到县前投递。那三十五家的苦主，俱到县前告状不表。

且说鲍刚、郝鸾在内寻了孙佩一会，并不见有。孙佩的家人来说，被米家挟去了。郝鸾听了，道：“孙家兄弟被米家抢去了，我今与你去找，若是寻得孙家兄弟，一同避此大难。”与鲍刚一同离了孙家，一路找寻。只听街坊人说道：“孙相公家藏两个大汉，打死了米府多少人，适才四个公差，把孙相公锁在县内去了。”又有人说道：“孙相公是个忠厚之人，受米家气不过，寻两个大汉防身，不意就打死了多少人，如今定要抵命。我们去看看。”说的说，去的去。郝鸾二人听了此言，心中甚苦，也随众人到县前。鲍刚心内要做不怕王法之事，意欲动手，要抢孙佩。郝鸾见他黑脸上怒气冲冲，怕他惹出事来，拍他一下：“兄弟，我们出去望望。”二人竟到寓所，收拾行李。想道：“我若寄了牲口，恐怕孙兄弟怪我，不若舍去了罢。”便与店家说：“这牲口权寄宝店，另日来取，所喂草料，照数补你。”又兑了房钱饭钱与店家，他背了行李，二人悄悄出城去了。不表。

再说风公，次日清晨叫家人拿名帖，去请鲍刚、郝鸾同孙佩姑爷到来。正在打点，忽有孙家家人报道：“今早米家又使石敢当带数十人打到我家，却被昨日那两位打死了许多人，我家大爷被米家抢去送官去了。”风公听了，如同青天打个霹雳一般，大吃一惊，忙叫家人拿银到县里料理不表。又说郝鸾二人，离了城市约有三十余里，见一松林，二人走进松林，塌地坐下。鲍刚道：“大哥，你我如今打死米家多少人，你我虽逃走，却把孙兄弟拿去抵命，心内何忍！也过意不去，必须作个法儿救他才好。”郝鸾道：“孙家兄弟原请你我二人防身降福，谁想反遭祸。若说救他，你我二人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必须寻访个努力的好汉，方可救得。我和你海外天涯，一是访寻高人，英雄前来救他罢。”二人商议了一回，取路前行。行了十余里，忽走到一座黑松林内。只见四处无人，一带都是松林，二人又歇下。忽来了一位道人，上前相见，说道：“公子别来许久，可还认得贫道否？”郝鸾上前，定睛一看，认得是在家时赠剑之人，忙与道人见礼。道人又与鲍刚见礼问：“壮士何名？”鲍刚道：“在下姓鲍名刚，顺天人氏。”道人问：“公子既到开封府，可曾访得英雄否？”郝鸾道：“尚未有人。”遂将如何离家，到开封游玩，遇风公孙佩，有米家抢风小姐，打报不平，遇鲍兄弟相助，今早鲍兄弟与我打了米家人，米家人抢孙佩送县详细说明。接着道：“此时我们想寻高人，相望老师指示。”司马傲叹道：“贫道先前也曾说，此时正在危急。”指着鲍刚道：“此位乃当世英雄，可以赠他宝剑一口。”又在袖内取出柬帖二张，付与郝鸾，道：“你二人可以照帖内行事便了。贫道暂且告别，后会有期。”

言毕竟飘然而去。郝鸾打开柬帖看时，上写四句诗曰：

我今指你迷途路，离开了开封往浙行。

口天便是安身处，舟中巧遇异奇人。

郝鸾看完柬帖，说道：“司马傲先生出口成文，他叫我离了开封赴浙江而行，口天便是安身之处，想我母舅姓吴名兰，住在杭州，曾做总兵之职。我今欲投母舅处安身，不知贤弟投奔何处？”鲍刚道：“方才那先生亦有柬帖一张赠我，待弟拆开一观便知端的。”只一看了，有分教，又做一番惊天动地勇猛之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假响马勇劫小姐

话说司马傲先生赠了二人柬帖，郝鸾先自看过。鲍刚也将他自己柬帖展开，上写：“本月十六日，可在湖广道上救风小姐之难，不可有误。”鲍刚看完，不知其意。郝鸾道：“这是高人指点，必有应验。”郝鸾见鲍刚没有盘费，便打开行李，取出白银十两，衣服两套，宝剑一口，名“攒鹿剑”，付与鲍刚说道：“这是银子十两，衣服两套，宝剑一口，送与贤弟，好在路上防身。事成之后，兄弟可到杭州吴经略府中来找我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初会大哥，又忝在教下，怎好收大哥的礼物？”郝鸾道：“贤弟说那里话！况且是司马傲先生指示，愚兄怎敢不遵。”鲍刚只得收了，把剑佩在腰间，将行李卷好，二人洒泪而别，各办各事去了。且自不言，后有交代。

再说开封府祥符县知县是湖广人，姓孙名炎，转是科甲出身，为官甚是贪脏，人都叫他孙剥皮。今日见了这些人命状子，并米斌仪拜帖，立刻传齐人役、仵作来孙家相验。那保甲、四邻人等俱在孙家伺候。不一时，知县也到了，出轿上厅坐下，问道：“禁城之内，如何就有这等大事，打死许多人命？”便叫仵作一一验伤。仵作跪禀道：“石玉是头脸碎碰而死，三十五人皆是足尖踢伤丧命。”又着书吏填了尸单，知县便叫孙家家人买三十六口棺木收殓，贴了封皮。知县回衙，见是人命重案，不敢停留，随即升堂。差人押过孙佩，尸主、四邻、街坊、保作等跪了一堂。知县先叫石玉妻子问供。这石敢当的妻子，姓何，生得有几分美色，时常与米公子有些勾当。今日是鲍成仁教成了口供，便上来哀哀哭道：“求大老爷作主，替小妇人丈夫伸冤。”孙知县道：“你就是石玉的妻子？你丈夫平日做何事业，怎么今被孙佩打死？”何氏哭道：“小妇人的丈夫，平日陪米大爷玩耍，孙佩恨小妇人丈夫不陪他，请了两个大汉，将我丈夫凭空挽至家中，米府众大叔见孙家将丈夫挽去，随后赶去护佑，却被黑汉将我丈夫碰死，红面大汉又将米府大叔打死，求太爷恩典，速拿凶手抵命，以正王法！”说完又哭。知县又叫四邻上来，问道：“孙佩家匿凶手，也非止一日，早晚出入，谅你们知道。”众人回道：“小的们做生理，早去晚回，并未看见，求大爷问孙佩便知。”知县就叫孙佩上来。孙佩到堂，见堂上跪的众人内，并无郝鸾、鲍刚，心中暗喜，难得他二人走了，纵有天大的事情，只我一人抵命就是了。知县喝问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就敢与米府相斗，匿藏外来野棍，打死米府多人，这两个凶手躲在那里？姓甚名谁？从实招来，免受大刑。”孙佩哭道：“小的祖籍书香务本之家，从不结交匪类，每日在家攻书。昨日随了小的岳父，在争春园吃酒。不料米公子领了打手，打小的翁婿二人。不想园内撞出两个大汉，打抱不平，打散众人，救了小的翁婿。小的感他之恩请到家谢他。不想石敢当领众人打到小的家下，那两个大汉见众人打来，彼此乱打，不料就打死了多少人，他二人惧王法走了。小的不曾问姓名，小人情愿偿命，求大爷作主。”知县大怒：“岂有人在家过了一夜，不知姓名之理。情愿偿命，其中必有隐情。不打不招，左右，与我夹起！”两边一声答应，孙佩早已吓得魂不着体，两边不由分说，将孙佩鞋袜拉下夹起来。孙佩昏死在地，半晌方醒，说道：“小的实在不知那两人姓名，小的情愿抵偿，求太爷开恩。”知县说道：“任你招，本县三拷六问，左右与我敲！”孙佩任他敲打，抵死不招。知县见不

仵作——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。

招，想：“他不能受刑，若再拷问，倘有疏忽，反为不美。不若叫他画了供，申详上司，看上司如何批发便了。”便问：“孙佩，你果然不知凶手的姓名么？”孙佩道：“小的实不知他二人姓名。”知县命将孙佩上了刑具收监，出了详文，访拿凶手。又向众人说道：“孙佩熬刑，不肯招出两个凶手姓名，本县另自差人缉凶手，尔等且自回去，各安生理，毋得妄动。”众人叩头道：“小人们怎敢妄为。只求太爷追拿凶手以正王法。”知县打点退堂，众人各散。孙知县同师爷商议申详文。忽见米府家人来说道：“要捉拿凶身，封锁孙家门户。”知县因见米斌仪的父亲现任堂堂宰相，怎敢违他？言出计从，即命差人将封皮去盖了。孙家家人各带细软物件四散。

再说风公着人去铺监，禁卒得了重贿，并不难为孙佩。风公将此事与夫人小姐说了，风夫人闻知大哭，小姐含羞苦在心中。风公与夫人商议，道：“我年近六十，只生一女，想寻了个乘龙佳婿，选来选去选中了孙佩，不意有这等风波。若不救孙佩，女儿终身无靠。若要救他，我年老势孤，事在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你我年纪共有一百有余，只望年老倚仗女婿，哪知道有此大变，终不然看船到底之理，相公须进京叩阍，方可救孙佩。一则他夫妇团圆，二则你我老来有靠。”风公道：“说得有理。怎奈京都路途遥远，非一日可到，况米斌仪屡屡行凶，如他知我不在家，必来啰唆，我哪里放心得下？必须将你母女二人，寄在别处安身，方才放心可去。”夫人道：“想是极是。只是投奔哪里去好？”风公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我想到别处去，却也放心不下，你二叔前日着人看我，我如今不免将你母女送到湖广兄弟家住下些时方好。”原来风公有一个胞弟，是个秀才。因风公在京做官，家内力单，被米斌仪缠扰不过，搬往湖广襄阳，投他岳父张子仲处安身，却时常往来。所以，风公今日想到他兄弟身上，如在自己家中一样。只是路途遥远，如今只为救他女婿，那顾路途远近。夫人、小姐闻言，心中大喜。风公取历日一看，择本月十三日黄道吉日起身。叫了几人得力家人收拾行李，催备骡轿牲口，又着家人到监中，知照孙佩，送些银子与禁子使用。

只见那些家人忙忙收拾行李，早有人吹风到米斌仪耳内，就与鲍成仁商议道：“我大爷为了风小姐不知费了许多心机，才把孙佩问成死罪在狱，今闻老风择十三日带家眷，往湖广投他兄弟风林。我想他往湖广去了，路阻千山把一个小姐竟脱了圈套。”鲍成仁闻言，躬身上前说道：“恭喜大爷。”米公子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鲍成仁道：“非是门下夸口，若是老风稳稳坐在家中，小姐与大爷完姻却是登天之难。如今带了家眷远出，小姐必在其内，此乃天助大爷良缘，如吹灰之易。到是老风失其算矣！”米公子见他说得有理爽快，又动了火，问道：“说得太容易了，你有何计，可以到手？”鲍成仁说：“计策却有一条，要大爷做个响马头儿，才得到手。”米公子道：“我大爷乃宰相公子，如何去做强盗？”鲍成仁笑道：“大爷说差了，不是叫公子做强盗。若是真强盗，莫说大爷不肯做，我们亦不敢做。不过是权做一次，倚大盗之名，方能劫风小姐。”米公子道：“怎样干法？”鲍成仁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大爷领了家丁，扮做响马，出开封府，去城百余里，有一地名叫上道。过了上道就是蒲村，村中共有百十多人家，颇有下处，风公必到那里歇

申详——申报详文。详，旧时公文的一种，用于向上级陈报请示。

叩阍(h n, 音昏)——旧指吏民向皇帝申诉冤屈。叩，敲。阍，宫门。

响马——旧称在路上抢劫财物的盗贼。因抢劫时先放响箭，由此得名。

宿。待他起身之时，截住他的去路，劫了小姐与大爷完姻，有谁知道？”米公子闻言，拍手呵呵大笑：“好计！好计！真是老风失算也！”传齐了家丁、打手，有三十三名，米公子同鲍成仁带了盘费，行李内藏了兵器，到了十二日，预先起程，住在蒲村，着人打探风公消息。不提。

且说风公到了十二日，拜辞了祖先，家中事情托老成管家看守料理。到了十三日五更起身，收拾行李，管家婆扶夫人小姐上了骡轿，跟随三四房妇女也是骡轿，悄悄的出了北门，直奔湖广大路而行。一路行来，天色已晚，前面到了蒲村地方，那掌鞭的对风公道：“天色已晚，请爷在蒲村安歇。若过了此处，前面没有旅店，尽是山林空野。”风公道：“我恨不得一时就到了，方遂我意。今夜有月色，且在此打尖，今晚放个夜路。”掌鞭的说道：“这夜放不得的，路上恐有歹人不便。”风公笑道：“我又不是任满的官府，却不怕他来打劫。”掌鞭的不敢违逆，只得赶入蒲村。大家用了酒饭，喂了牲口，算还了酒饭钱，完了又上大路而行。米家家丁打听明白，前来报道：“小人们打探得明白，方才老风在蒲村用饭，要放夜走。”鲍成仁笑道：“真乃天赐大爷姻缘。”米斌仪便叫家人会了房钱，离了蒲村，到无人之处，俱用颜色涂了面目，白布缠头，手执兵器，赶将下来。风公骑的是骡子，又有家眷骡轿，所以走得慢，米公子骑快马，所以来得快。离了蒲村四十多里，早已赶到。鲍成仁又问探信的家人，说道：“乘骡轿的是风小姐，小人看见，跟随的妇女，俱在店门外下轿的。只有两顶银顶轿，抬在店内方下。”鲍成仁道：“那银顶轿内，定是夫人小姐。”吩咐家丁打手，认定银顶轿抢来。当时就有李成孝一马当先，从风公右手跑去，复兜转马对面照来，早被掌鞭的看破，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强盗来了！”正是：

将离虎尾黄猫客，又遇丧门吊客星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打尖——旅途中休息饮食。